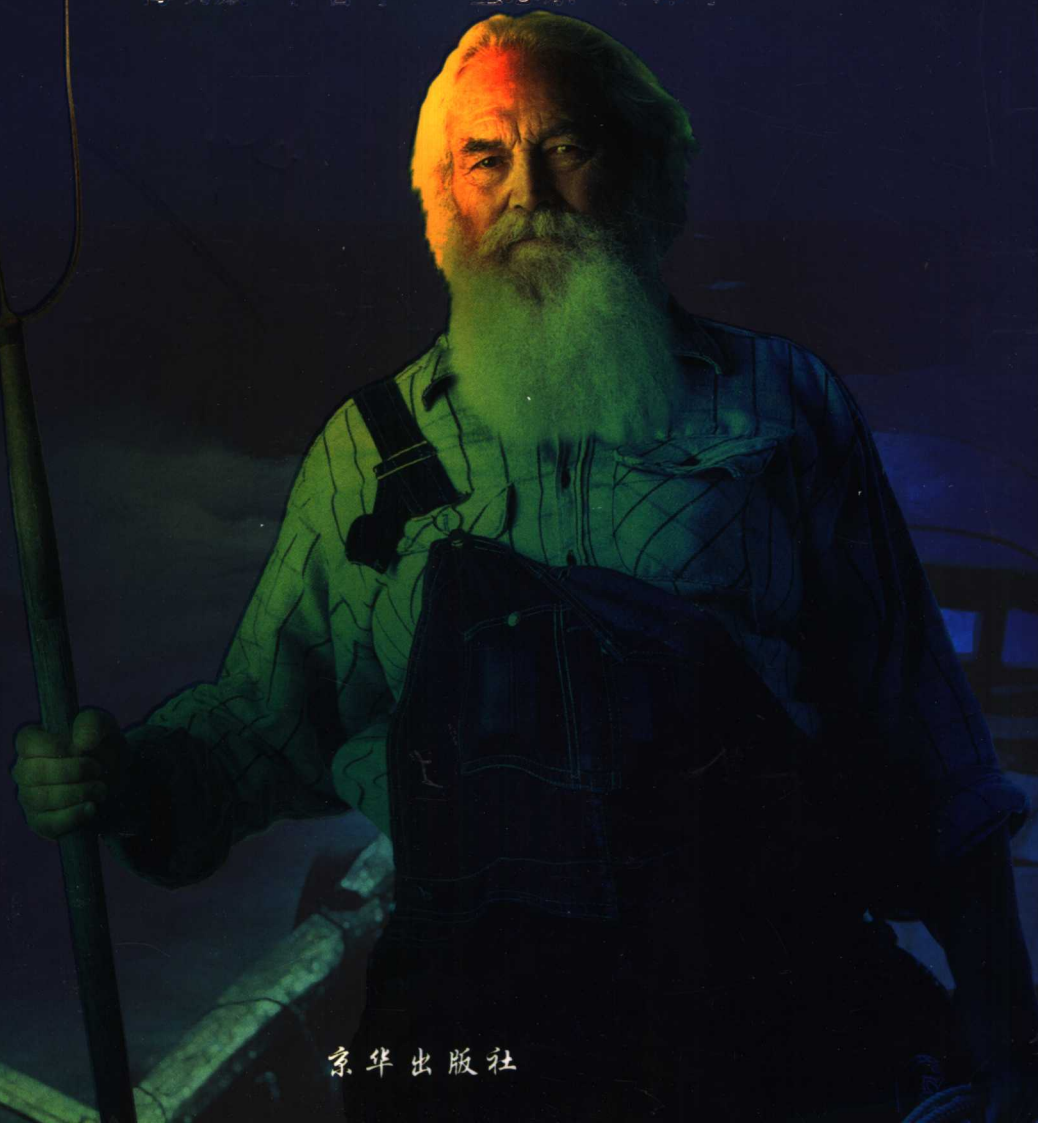


中学生枕边书 [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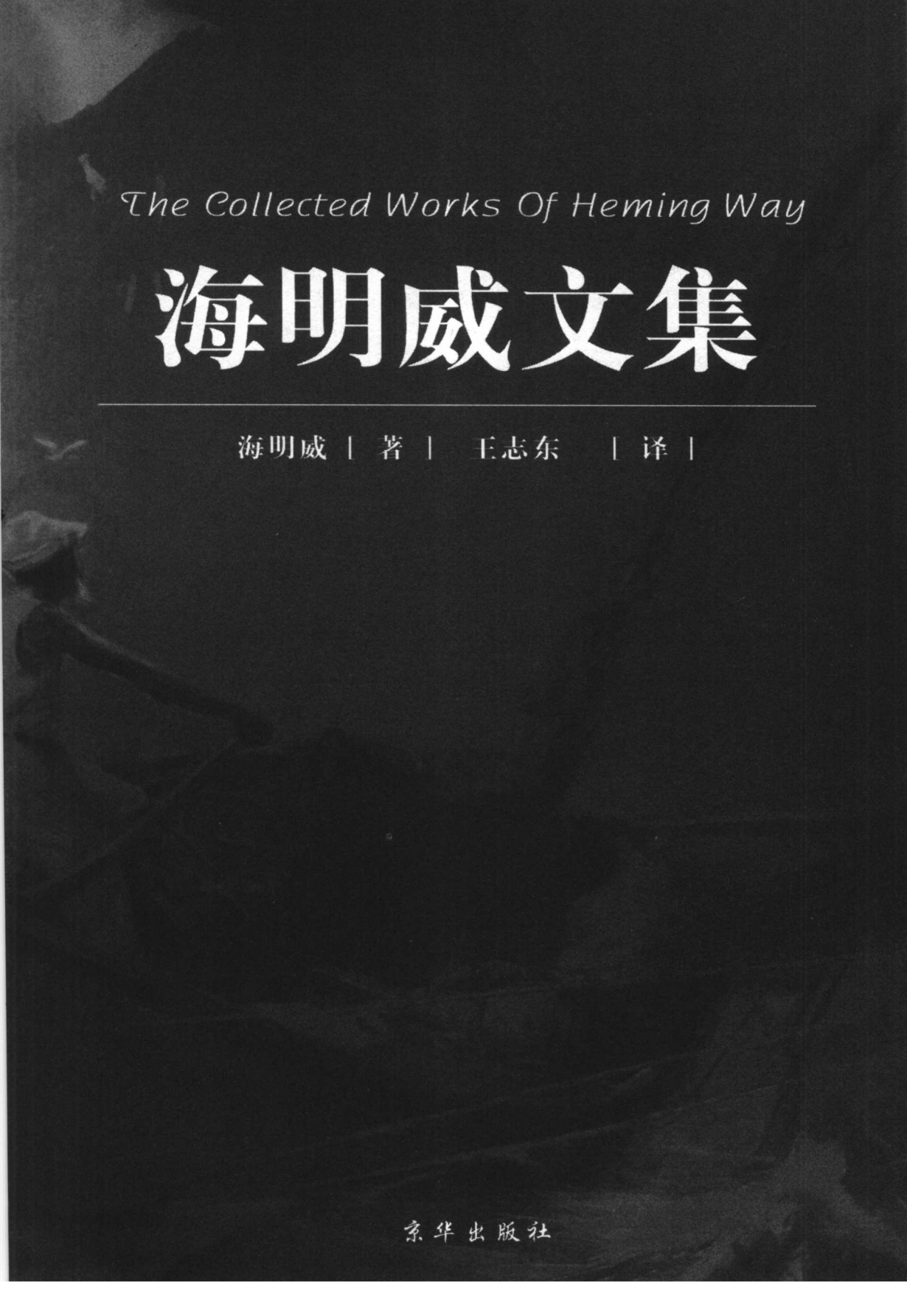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emingway

海明威文集

海明威 [著] 王忠东 [译]



京华出版社



The Collected Works Of Heming Way

海明威文集

海明威 | 著 | 王志东 | 译 |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文集 / (美)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王志东 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6

ISBN 7—80724—196—9

I. 海… II. ①海… ②王… III. 小说—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8587号

海明威文集

著 者: 海明威 著 王志东 译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84241642(发行部)

(010)84241642(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编辑部)

E-mail: 80600pub@bookmail.gapp.gvo.cn

印 刷 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10mm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张数 22印张

印 数 0001—6000

版 次 2006年6月第2版

印 次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24—196—9

定 价 29.80 元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导 读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是美国最享盛名的现代小说家。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医生家庭。父亲热衷于打猎和钓鱼;母亲爱好音乐和艺术。他们的爱好给了海明威很大影响。海明威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爱冒险的精神;一方面又受到了母亲艺术天份的影响。1917年中学毕业后当见习记者,接受了新闻记者的严格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志愿入伍,参加了美国医疗队。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线受重伤。战后住在巴黎,当了《多伦多明星日报》的驻外记者,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作品语言简练,内容深刻,形成了独到的风格。1946年他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小说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情绪彷徨空虚,引起了战后不少青年的共鸣,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小说因此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一代”的代表作家。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佛罗里达州。他广泛地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去非洲打猎,去古巴钓鱼。写出了不少以斗牛士、猎手、渔夫为主人公的作品,创造了有名的“硬汉性格”。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四次去西班牙。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又一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了欧洲,参加了不少军事行动,写出不少战地报道、反战题材的小说和剧本。

1941年3月,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重庆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对于抗日战争的采访,他写出了六篇文章发表在《午报》上。

1945年二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发表优秀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再次引起轰动。《老人与海》发表两年后,海明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老年的海明威病魔缠身,1961年7月2日用猎枪在自己的寓所自杀。他独特的艺术境界、勇敢不屈的“硬汉精神”永远存在于世界文坛之林。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独特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名言激励了很多克服困难的人。小说取材于1935年前后,是海明威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期间,从哈瓦那海湾渔民的交谈中听到的,当时发表在杂志上,只有200多字。《老人与海》的问世,是在16年以后的1952年。



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他已经有84天没有打到鱼了。头40天,一个孩子很佩服他的本事,跟着他出海学打鱼,结果一无所获。他的爸爸妈妈说老头倒了运,不再让他去,孩子搭上别人的船,头一星期就打到三条鱼。他看见老头每天空着渔船回来,心里很难过。到了第85天的早晨,孩子拿着沙丁鱼和鱼食送他出海,祝他好运。钓丝动了,一条马林鱼在晃动,他目测了一下说:“它比小船还长两英尺呢。”鱼一直拖着小船走了两天。第三天,老人拿出当年的威风,忍着伤痛用鱼叉扎死了这条大鱼,把它捆在船边。死鱼的血招来了鲨鱼群,它们大口大口地吃着马林鱼的肉。老人用绑在桨上的小刀子、用鱼叉、用棍子一次又一次地劈打着鲨鱼。他坚定地高喊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最后,一条鲨鱼朝死鱼的头上扑来时,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失败了。

《老人与海》倾注了海明威近四十年的创作风格。孤独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乐观自信勇敢无畏的性格、深藏内心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作者精神世界的体现。情景交融、准确生动的动作描写,娓娓道来的叙述,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老人与海》作品的表达方式是感觉、视觉、触觉层层递进展开的。这样写能够使作品节奏性强,线条清晰,拉近了作者、读者和主人公的距离。

1929年海明威著名的反战小说《永别了,武器》出版。它给海明威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小说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青年亨利在意大利救护队担任上尉。在一次进攻前夕,结识了英国姑娘凯瑟琳。凯瑟琳的未婚夫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因此,生命对她来说更为珍贵。她希望亨利能平安地回来。在前线,亨利的腿被炸伤,送进了米兰的一所医院。在凯瑟琳的细心照顾下,亨利逐渐痊愈。他们相爱了,并准备战争结束后组成家庭。就在亨利准备重返前线的前夕,凯瑟琳告诉他她怀孕了。前线战事越来越糟,每天都有阵亡的危险,他厌恶战争,决定逃跑寻找凯瑟琳。历经磨难,他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等待凯瑟琳的分娩。不料,凯瑟琳和孩子都死于难产。

《永别了,武器》倾注了海明威全部的思想感情。小说中的亨利代表了一大群单纯、富有激情的青年。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到欧洲战场充当了炮灰。残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使他们感到厌倦,他们终于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世界杀死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勇敢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觉醒。凯瑟琳的原型,是海明威在美国医疗队结识的初恋情人艾格丽丝。他给予了她最美丽、最勇敢、最温柔、最贤惠的性格。她细心地照顾受伤的亨利;她怀着孩子,在大雨中和亨利一起逃跑;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她还安慰亨利:“好的,我会夜夜陪你的。”这是一部爱情的悲剧小说。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贯穿了全书,尽管他们在瑞士有过一段平静的生活,但战争造成的伤害,在人物最后的命运中结束。小说从个人幸福的角度谴责了战争。因此,这部书一出版,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



目 录

老人与海	(1)
一个老头独自在湾流里的一条小船上打鱼，至今他到那儿已去了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也没捉到……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48)
在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全都围坐在双层绿帆布帐篷底下用餐，佯装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乞力马扎罗的雪	(74)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有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高。它常年积雪，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山。西高峰被当地的马赛人称作“鄂阿奇一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	
世界之都	(93)
帕科这个名字，在马德里是许多男孩儿中很常见的。这个名字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	
世上的光	(103)
我们进门时，酒保一边望着我们，一边不由得伸手把玻璃罩子盖在两盆免费菜上面……	
先生们，祝你们快乐	(109)
现在的情景跟以前是大不一样，泥土从如今已被削平的丘陵上吹下来，说来也许没人相信，可千真万确，堪萨斯城跟君士坦丁堡一模一样……	
大转变	(113)
“好了，”男人说，“怎么样？”	
“不，”姑娘说，“我不能。”	



你们决不会这样 (117)

部队这时已经打过田野了，在这低洼的公路和那片村庄的前方，他们曾遭到过机枪火力的阻击，进了镇子后就没有再遇到抵抗，部队一直攻到了河边……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127)

他的父亲在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时就去世了，他的经理替他把他父亲长期安葬了。就是说，这样他父亲可以永久享有这块墓地的使用权……

向瑞士致敬 (131)

惠勒先生坐在又暖和又亮堂的蒙特勒掠影车站的咖啡馆里。一张张桌子的桌面被擦得很光亮，一篮篮有光纸包装的椒盐脆饼摆在桌子上面……

三天大风 (142)

尼克拐进穿过果园那条路时，雨停了。果子都摘了，秋风吹过光秃秃的果树。路边枯黄的野草里有只瓦格纳苹果，让雨水淋得透亮，尼克停下来捡起了苹果……

永别了，武器 (151)

我们在那年的夏天搬到了乡下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流和平原可以望见远处的群山。河床里尽是卵石和大石头，在阳光照射下显得又干净又白亮，清澈明净的河水，在河床里湍湍地奔流……



老人与海

一个老头独自在湾流里的一条小船上打鱼，至今他到那儿已去了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也没捉到。开始四十天里，有个小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就对他说，老头现在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是形容倒霉的最坏的字眼，于是他们吩咐孩子，上了另外一条船，在那条船上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大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荡荡的，感到心里非常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那帆上用一些面粉袋布打了些补丁，当它收拢时看起来就像是一面破败的旗帜。

老人消瘦而憔悴，脖颈后凝聚了很深的皱纹。腮帮上长了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晒成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因为老用双手拉绳索拉大鱼，两只手上都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像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年迈，除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决不肯认输的。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能陪你一道出海了。我家里已经攒了一点儿钱。”

以前是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所以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运气好的船，还是跟他们待下去吧。”

“可是你该记得，你有一回是怎样接连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捉到，随后接连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离开的。我是他的儿子，不能不听从他的话。”

“我明白，”老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你说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在饭店的阳台上喝杯啤酒，然后我们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敢情好，”老人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

他们坐在饭店的阳台上，很多打鱼的人爱拿老人开玩笑，老人一点也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都用眼睛望着他，心里替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谈起他们看到的一切。当天打鱼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把他们捕到的大马哈鱼剖开，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片片，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湾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了一股气味；但今天只送来淡淡的一丝气息，因为风转向了北方，这会儿已经逐渐平息了，饭店阳台上阳光明媚，天气可爱极了。

“圣地亚哥。”孩子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想着好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去替你弄点沙丁鱼来明天用好不好？”

“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何况还有罗赫略给我撒网。”

“我还是很想去。即使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也很想替你做点儿别的事。”

“你已经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现在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那时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乱蹦乱跳的鱼拖上船的时候，那家伙险些把船撞破了，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的座板也裂开了缝，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上，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觉得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一棵树，我还记得当时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新鲜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不久前我刚跟你说过？”

“自从我们头一趟一同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风吹的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你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准会带你去冒一冒险，”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孩子，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上了好运的船。”

“现在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晓得从什么地方去弄四条鱼饵来。”

“今天我自己还有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了。”

“那么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那么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可不能是偷来的。”

“去偷我也愿意，”孩子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他正达到了这个地步，他知道这并不丢脸，而且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有个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得远远的，”孩子说，“这样，如果你当真钓到了大鱼，我们可以赶去帮助你了。”

“他才不会愿意把船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孩子说，“可是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像觅食的鸟儿在空中盘旋，我看见了就会叫他赶去追海豚的。”

“他眼睛那么不中用吗？”

“简直是个瞎子。”

“这倒奇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捉海龟才伤眼睛哪。”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很好的嘛。”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儿。”

“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还足够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可以。何况还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渔具拿回家去吧，”孩子说，“这样我才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渔具。老人肩扛着桅杆，孩子抱着里面盛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连同一根棍子藏在小船的船梢下面，那根棍子是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对付它们的，没有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妥当些，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把一把鱼叉和一支鱼钩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前面，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别的渔具搁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有一间屋子那么长。窝棚用大椰子树的那种叫做“海鸟粪”的坚韧的苞壳做成，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在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过去墙上曾经挂着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片，但他把它取下来了，因为看见了就觉得自己太孤单，这张照片如今在屋角搁板上，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

“有锅鱼煮黄米饭。你也吃点好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会生的。不然就吃冷饭算了。”

“我去拿鱼网好吗？”

“当然好。”

事实上并没有鱼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已经把它卖掉了。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是知道的。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老人说，“你想看见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吗？”

“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真的有。但是老人还是把那张报纸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到明天早上我俩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棒球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好孩子，相信扬基队吧。别忘了那个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我还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把报纸好好看一看，等我回来了讲给我听听。”

“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明儿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的，”孩子说，“不过你上次那张末尾是八十七的彩票，怎么样了？”

“倒霉的事儿不会碰上第二次。你看你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得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那倒不难。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头一次是借钱。下一次就要讨饭。”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我们这是在九月天里。”



“这个月正是大鱼出来的月份，”老人说，“在五月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啦。”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已在椅子上熟睡了，太阳已经西沉。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肩膀。这两个肩膀真奇怪，人尽管年迈了，肩膀却依然结实，脖子也一样，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不大看得出来了。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这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非常苍老，闭上眼睛后，脸上一点生气也没有。报纸平放在他膝盖上，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他的脚是光着的。

孩子撤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时，老人还在那儿熟睡着。

“醒醒吧，老大爷。”孩子喊了一声，一手放在老人的膝头上。老人睁开眼睛，这一会儿他的神志仿佛正在从老远的路上走回来似的。随后他微笑了。

“你把什么拿来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得了，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平常就是不吃饭，先去打鱼的。”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把报纸拿起来折好。然后他又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这么说，祝你长命百岁，多保重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一些炖菜。”

孩子是把这饭菜放在双层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一块餐纸巾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船老板。”

“我得去谢谢他。”

“我已经向他表示过谢意啦，”孩子说，“你用不着再去谢他了。”

“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的。”

“这样的话，我应该再送他一些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的很关心。”

“他还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图埃牌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

“你考虑的真周到，”老人说，“我们现在就吃好吗？”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亲切地对他说，“你没准备好之前，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

“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稍花一点时间洗洗手和脸就行。”孩子想，你到哪儿去洗呢？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有两条街那么远呢。我应该把水提到这儿来让他用的，还要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来。为什么我这样粗心大意？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茄克衫来让他过冬，此外给他一双鞋子，并且再给他弄条毯子来。

“炖菜味道真绝了。”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孩子请求他说。

“在美国联赛中，总是扬基队的天下，我跟你说过啦。”老人眉开眼笑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了。”孩子告诉他。

“这算不上什么，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

“当然，不过他的地位很重要。在另一个联赛中，拿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来说，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赢。不过话说得回来，我没有忘记迪克·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里打出的凶猛的好球。”

“那几个球谁也比不上。像他打得那么远的，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你可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我曾经想带他出海钓鱼，可是不好意思对他说。所以我要你去说，可你也不敢开口。”

“我记得。我们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他很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那样一来，我们可以一辈子回味这件事了。”

“我很想带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也跟我们一样穷，会领会我们的好意的。”

“西斯勒的爸爸可真了不起，他可没过过穷日子，他爸爸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在一个很大的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正在一条去非洲的帆船上当普通水手，我还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知道。你跟我谈起过。”

“我们来讲一讲非洲还是讲一讲棒球？”

“我看讲棒球的好，”孩子说，“给我谈谈那个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的情况。”他把这个J念成了“何塔”。

“从前，他也常常到露台饭店来。可是他一喝了酒，就非常粗暴，出口伤人，性子真够暴烈的。他脑子里想着棒球，还想着赛马。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他口袋里



老是揣着赛马的花名册子，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

“他是个伟大的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

“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多罗彻也每年不断地来这儿，你爸爸也会当 he 是最伟大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最伟大的经理呢，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不过要说打鱼人中最好的渔夫就是你。”

“不。比我强的多着呢！”

“哪里！”孩子说，“会打鱼的人很多，打鱼的能手也不少。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

“谢谢你。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太大的鱼，叫我对付不了，否则就说明我们讲错啦。”

“不会有这样的鱼，只要你还像你所说的那样强壮有力。”

“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老人说，“可是我懂得许多窍门，而且有决心。”

“你应该上床去睡了，这样明天早上你才能精神饱满。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去了。”

“那么祝你晚安。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醒得这么早？大概是想让白天长些吧？”

“我说不上来，”孩子说，“我只知道孩子们爱睡懒觉，起得晚。”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到时候我去叫醒你。”

“我不乐意让船主人来叫醒我，这样仿佛他倒比我强似的。”

“我懂。”

“好好睡吧，老大爷。”

孩子走出屋去。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子上连个灯也没有，老人就脱了长裤，摸黑上了床。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头。然后用毯子裹住了身子，在弹簧垫上铺着的其他旧报纸上睡下了。

他不多久就睡熟了，梦见了他儿时看到的非洲，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岸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晚住在海边，在梦中听见海潮的拍岸声，看见土著人驾船从海浪中穿梭往来。他睡着时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还闻到早晨陆地上刮来的风带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风，他就醒来，穿上衣裳前去叫醒孩子。但是今夜陆地上刮来的风的气息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因此继续把梦做下



去，梦见从海面上升起的白茫茫的岛屿，随后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搏斗，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现在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在昏暗的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戏着，他爱它们，如同爱那个孩子一样。他从没梦见过这孩子。他就这么醒过来，望望敞开的门外边的月亮，把当枕头的长裤打开穿上。他在窝棚外撒了尿，然后顺着大路走去把孩子叫醒。清晨的寒气使他冷得发抖。但他知道哆嗦了一阵后会感到暖和，而且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去划船下海了。

孩子住的那所房子的门没有上锁，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地走进去。孩子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熟睡着，老人靠着外面射进来的暗淡的月光，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直到孩子给弄醒了，转过脸来望着他。老人点点头，孩子便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坐在床沿把裤子穿上。老人走出门去，孩子跟在他后面。他还是昏昏欲睡，老人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真抱歉。”

“哪里！”孩子说，“男子汉就该这样。”

他们顺着大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一路上，黑暗中有些光着脚的男人，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在走动。

他们走进老人的窝棚以后，孩子拿起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把桅杆连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肩上。

“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要用的鱼具放到船里，然后再喝一点吧。”

他们在一家卖东西给渔夫吃的清早就营业的小吃馆里，喝着盛在炼乳听里的咖啡。

“你睡得好吗，老大爷？”孩子问。他现在已清醒过来了，尽管要他完全驱走睡魔还不大容易。

“睡得很好，马诺林，”老人说，“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

“我也这样想，”孩子说，“现在我得去拿你用的沙丁鱼了，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我现在呆的那条船上的鱼具总是船主人自己去拿，他从来不要谁帮他拿东西。”

“我跟他两样，”老人说，“你还只五岁时我就让你扛东西了。”

“我记得，”孩子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您再喝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记账。”

他走了，光着脚在珊瑚石铺的走道上向保存鱼饵的冷藏库走去。

老人慢腾腾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他知道他应该把它喝下



去。好久以来，吃饭一直是他厌烦的事，因此他从来没有携带过食品。他在小船的船头上放着一瓶水，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

孩子带着沙丁鱼和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回来了，于是他们顺着小径走向小船，感到脚下踩着的沙地里嵌着鹅卵石，他们把小船解开，让它轻轻地溜进水里。

“祝你好运，老大爷。”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上的绳结套在桨座的钉子上，然后躬身下去，以抵消桨片在水中所遇到的阻力，在黑暗中开始动手划出港去。另外海滩上也有其他一些船只在出海，老人听到他们的桨落水和划动的声音，尽管这时月亮已经落山了，他还看不清那些船。

偶尔有条船上有人在说话。但是除了桨声外，大多数船只都是静悄悄的。它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每一条船各自驶向指望能找到鱼的那片海面。老人知道自己要驶向远方，所以把陆地的气息抛在后方，划进了黎明时分的海洋的清新气息中。在划过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的时候，他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有一个水深突然达到七百英尺的深渊，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造成的旋涡，各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在深不可测的水底洞穴里集中着海虾和作鱼饵用的小鱼，有时还有成群的柔鱼，它们在夜间浮到靠近海面的地方，所有大鱼转游到那儿就把它们当食物。

老人在黑暗中感觉到早晨在来临，他一面摇桨，一面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还有它们在黑暗中凌空飞翔时挺直的翅膀所发出的咝咝声。他非常喜爱飞鱼，因为它们是在海洋上的主要朋友。他替鸟儿伤心，特别是那些弱不禁风的黑色小燕鸥，它们永远在飞翔，永远在张望，但几乎从没找到任何东西，于是他想，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苦，除了那些猛禽和强有力的大鸟。为什么海洋这样残忍，为什么像这些海燕那样的鸟儿生来就如此柔弱和纤巧？海洋是仁慈并十分美丽的。然而她有时竟变得这样残暴，又来得这样突然，而这些飞翔的鸟儿，从空中落下觅食，发出细微而凄惨的哀鸣，这种鸟啊生来就柔弱得不适宜在海上生活。

他想把海叫做 *lamar*，这是人们爱海的时候用西班牙语称呼她的一个字眼。有时候，爱海的人们也说些对海不满的话，不过说起来总是拿她当女性看待的。他们提起她时，拿她当做一个竞争者或是一个去处，甚至当做一个敌人。可是这老人总是把海洋当做女性，她给人或者不愿给人施恩，如果她做出了任性或顽皮的事儿来，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月亮对她起着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

这时他从容地划着，也不需要使出多大的力气，海面是一平如镜的。他正让海流帮他出三分之一的力气，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划到比预期要到的



地方更远了。

我在这海底的深渊上转游了一个礼拜，可是一点儿收获没有，他想，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那些鲑鱼和长鳍金枪鱼群在什么地方，也许还有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呢。

天没有大亮的时候，他已经送出了一个个鱼饵，让船随着海流漂去。有个鱼饵下沉到四十英尺的深处，第二个在七十五英尺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蓝色海水中一百英尺和一百二十五英尺的深处。每个鱼饵都是由新鲜沙丁鱼做的头朝下悬着的，钓钩的钩身穿进小鱼的身子，系得紧紧的，缝得牢牢的，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弯钩和尖端，都给新鲜的沙丁鱼遮住了。每条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这样鱼的身子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花环的模样。不管一条大鱼接触到钓钩的哪一部分，都是喷香而美味的。

孩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做长鳍金枪鱼，它们正像铅垂一样挂在那两根送得最深的钓索上，在另外两根上，他挂上了一条蓝色大鱼和一条黄色金银鱼，它们虽说已被使用过，但依然保存完好，而且还有出色的沙丁鱼给它们添上香味使它们具有吸引力。每根钓索都像一支大铅笔那么粗，一端给缠在一根青皮钓竿上，这样，只要大鱼朝鱼饵上一拉或一碰，就会使那根钓竿浸在水里，而每根钓索有两个四十英尺长的卷儿，它们可以接在其他备用的卷儿上，这一来，必要的时候，一条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尺长的钓索。

这时老人注视着那三根挑出在小船一边的都浸在水里的钓竿，看看有没有动静，一边缓缓地划着，使钓索保持上下笔直，停留在适当的水底深处。天已大亮了，过不多久太阳会升起来。

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老人看见别的船只，低低地浮在水面上，船头都对着海岸，和海流的方向垂直地展开着。接着太阳越来越明亮了，耀眼的阳光射在水面上，随后太阳从地平线上完全升起，平坦的海面把太阳的光芒反射到他眼睛里，使眼睛剧烈地刺痛，因此他把眼光移到一边看，只管划下去。他俯视水中，注视着那几根一直下垂到黑黢黢的深水里的钓索。他把钓索垂得比任何人更直些，这样，在黑黢黢的湾流深处的几个不同的深度，都会有一个鱼饵刚好在他所希望的地方等待着在那儿游动的鱼来吃。别的渔夫让钓索随着海流漂去，有时候钓索在六十英尺的深处，他们却自以为在一百英尺的深处呢。

他想，我总是把钓索精确地放在十拿九稳的地方。问题只在于我不再走好运。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今天就要走运。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但我宁肯把什么都安排得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也就会有所准备了。

又过了两个钟头，太阳升得更高了，他朝东望时不再感到像先前那么刺眼了。眼前只看得见三条船，它们显得特别低矮，远远地靠在海岸旁边。